

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七十目錄

李宏冀

崇聖院銅鐘銘

徐知證

廬山太一真人廟記

李從謙

夏清侯傳

盧文進

自契丹還上唐明宗表

張義方

請納諫疏

張翊

潼關賦

公乘鎔

使契丹進元宗蠟書

江文蔚

劾馮延巳魏岑疏

歐陽廣

上元宗論邊鎬書

汪煥

諫事佛書

宋齊邱

諫不朝羣臣疏

投姚洞天書

齊邱子自序

仰山光涌長老塔銘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七十

李宏冀

宏冀南唐嗣主長子初封東平郡公徙王南昌嗣主襲位
宏冀留守東都徙鎮潤州封燕王以討吳越功立爲太子
顯德六年薨初諡宣武改諡文獻

崇聖院銅鐘銘

蓋聞聲叶洪鈞功垂浩刦集善之利惟茲可嘉因發乃誠
是爲良願上所以祝君親富壽將日月以齊休下所以期
官庶興居與山河而共泰由衷之念永永何窮

徐知證

知證徐溫第五子仕吳厯州刺史至節度使入南唐封江王改封魏王

廬山太一真人廟記

道之爲用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萬物得之以生侯王得之以爲天下正豈唯鞭龍控鯉之遊出日入月之賞食霞飲露之妙長生久視之術而已哉故聖人知淳朴散而仁義立智惠出而詐僞興或託質塵寰或易名巖谷幹運元化鼓扇真風爲俗梯航作世陰隲商山四老秦莫得

而紮維桂嶺入公漢何由而屈折餘芳遺烈代不無之廬
山董真君廟者卽晉永嘉元年真君種杏之壇上昇之地
是也真君諱奉字君異閩中侯官縣人其仁也誘道明而
活士變其義也納屈女而儼胡君其功也醫貧病而散穀
帛其德也通元造而垂旱雨則夤亮行狀敷暢名實備綽
傳記此故畧焉天寶元年制下俾所管載加葺修以時齋
醮及罹兵火唯餘礎基自是之後鄉黨取便遷建於石塘
橋咸通九年江東牧苗公紳自石塘橋移入山口且星紀
聯綿殿廡殘毀狸蹤狐逕殆不堪其憂子撫江民之五稔

也爰考圖經得杏壇舊址靠蓮花峯鎮詠真洞榛蕪雖沒
林泉可嘉噫厯異代而興良緣損有餘而奉不足得非徵
予哉於是以外隴西郡君李氏粧奩餘物俾復靈蹤不日
舊壇盡從新製造大殿三間堂廡門屋共一十六間并塑
像銅鐘供養道具等以昇元三年夏六月聞奏勅改爲太
一真人殿莫不簷楹鑠日金碧射人鴛瓦鱗鱗而欲飛虹
梁矯矯以疑動雨餘秋檻練拖九派以前驅雲斂寒空黛
拂五峯而後殿猿鶴率舞林麓增輝足可以伸精懇於希
夷拯香魂於冥寞克昭靈貺永奉殊休予以再任宣城之

二載也是時昇元六禡歲在壬寅秋七月有六日應運匡國佐聖功臣寧國軍節度宣州營田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宣州諸軍事宣州刺史上柱國食邑一萬戶韓王知證記

李從謙

從謙南唐嗣主第九子厯封鄂國公宜春王進吉王出鎮江州及貶制度仍降鄂國公入宋改名從誦累官武勝軍

行軍司馬

夏清侯傳

侯姓干氏諱秀字聳之渭人也曾大父仲森碧虛郎大父挺凌雲處士父太清方隱於幽閒輒以卓立卿自名衣綠綬佩玉玦奏聞之就拜銀綠大夫秀始在胚胞已有祖父相生而操持面目凌然僉曰鳳雛而文虎鄣而斑斑秀之謂也不日間昂霄聳壑姿態猗猗遠勝其父久之材堅可用時秦王病暑席溫爲下常侍不稱旨有言秀甚忠能碎身爲王得之必如意王亟召使者駕追鋒車旁午於道旣至引對王大悅詔柄臣金開剖喻秀以革故鼎新之義然後剖析其材刮削其麤編度令合又教其方直縝密於是

風采德能一變有司奏上殿王宣旨云恨識卿之晚賜姓
名爲平學封夏清侯實食嶰谷三百戶瑩以賜姓名改字
少覃自此槐殿虛敞玉窗邃深瑩專奉起居往往屏疎妃
嬪以身藉瑩向之喘雷汗雨隱不復見如超熱海登廣寒
官王病良愈謂左右瑩每近吾則四體生風神志增爽雖
古清卿清郎何以尚茲寵遇益隆偃曹侍郎羽果支頭使
沈水養足功臣添憑皆出其下瑩暇日沐浴萬珠水醺酣
百穗香辟穀安居咏籜兮之詩以自娛感子猷此君之稱
嫌牧之大夫之謗回眎作甲者勞於魏武爲冠者小於漢

高白虎殿之虛名童子寺之寡援未嘗不傷其類而長太
息也不懈於位前後五年秋歸田園夏直軒閣功日大無
何秦王有寒疾不可以風席溫再幸兼拜羅大周爲斗圍
監蒙厚中爲邊幅將軍同司臥起瑩絕不占踪跡卷而不
舒潦倒塵埃中每火雲排空日色如燄則憶昔悲今淚數
行下乃上表乞骸骨得請以便就第終王世不用子嗣節
襲國有罪除其封人以凝秋叟呼之旣不契風雲但以時
見於士庶家亦得人之歡心後世尚循瑩業流落遍於四
方惟西北地寒故轍迹所不至云

盧文進

文進字國用范陽人少事劉守光爲騎將降後唐莊宗遜授壽州刺史後奔契丹爲幽州兵馬畱後明宗卽位率所部來奔授滑州節度使移鎮鄧州累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長興中復出鎮潞州清泰中改安州節度使晉祖入立率所部奔金陵李昇命爲宣州節度使卒於江南

自契丹還上唐明宗表

頃以新州團練使李存矩提衡郡邑掌握恩威虐黎庶則毒甚於豺狼聚賦斂則貪盈於溝壑人不堪命士各離心

臣卽拋父母之邦入朔漠之地幾年鴈塞徒向日以傾心
一望家山每銷魂而斷目李少卿之河畔空有怨辭石季
倫之樂中莫陳歸引近聞皇帝陛下皇天眷命清明在躬
握紀乘乾鼎新革故始知大幸有路朝宗便貯歸心祇伺
良會臣十月十日決計殺在城契丹取十一日離州押七
八千車乘領十五萬生靈十四日已達幽州

張義方

義方始名元達事南唐先主爲侍御史先主倚以肅正邪
慝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餌丹病瘡卒

請納諫疏

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
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聲色
說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爭論使諸侯不敢亂法
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
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棄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
德音先舉忠孝潔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
小則上疏論刑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
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

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

張翊

翊京兆人仕吳爲武騎尉後見知於宋齊邱授府中從事
南唐代吳擢虔州觀察判官西昌令

潼關賦

維皇王之建國分中外於上京憑山河以作固闕夷狄而
騰聲誠曰咽喉吞八荒而則大是稱巖險控萬國以來平
周有掌貨之節禮無關門之征巨防宵局倚洪波而作鎮

重扉擊柝連太華而爲城創中代之新號變函谷之舊名
柱史老聃擁仙雲而西邁終軍童子建使節而東行文仲
不仁廢六關而興謂王元有說封一丸而永清若用備不
虞取諸繫象作邦畿之襟帶杜奸宄之來往長墉矗兮雲
屯曾樓赫以霞敞登臨者有知其地雄踰越者無漏於天
綱亦有孟嘗奔走長宵未曙何白馬之不談學雞鳴而乃
去逢尉臣之一失或愚者之千慮至如楚漢爭雄沛公先
入旗鼓照耀兵戈翕習南面則三傑齊驅東井則五星俱
集實靈命之所應亦人謀而是及王道廓而已清帝業巍

乎乃立窮四塞之難阻成百王之都邑故知建功定霸期
乎此關武侯矜於固險婁敬說乎河山視前烈之軌躅覽
陳跡而躋攀旣登高而能賦希駟馬而言還

公乘鎔

鎔相州人先世有錫爵公乘者遂以爲氏事南唐嗣主嘗
奉命與伴送使陳植航海修好於契丹

使契丹進元宗蠟書

臣鎔自去年六月離罷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表契
丹九月乃有番官彝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沿路置

頓十月至東京畱三日契丹主遣閑廄使王庭秀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九月同行大事兀欲卽世母妻併命又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方至幽州館於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先欲見唐皇帝面乃引見如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卽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事否臣曰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至襄間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使人泛巨海而至不自意變起骨肉道路有聞亦憂恐手斟一玉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飲酬自旦至日鋪

始罷自時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費骰號子

歸聞奏

江文蔚

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爲河南府館驛
巡官坐秦王重榮事奪官奔吳爲宣州觀察巡官厯比部
員外郎知制誥南唐代吳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嗣主
襲位累遷御史中丞以請誅馮延己魏岑貶江州司戶參
軍召還爲翰林學士保大十年卒年五十二謚曰簡

勅馮延己魏岑疏

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自私怒陛下踐阼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保大二年正月八日勅公卿庶僚不得進見顧霜堅冰言者恂恂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勅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爲越職况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

附奸險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
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
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
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
忠臣高越之於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其侵陵訴於
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
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爲前郤
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
者奔北饋運者死亡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

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彝持之於外構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榦復生馮延已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斂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帥狐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已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

合延已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奸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已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誼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已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繁岑一言先帝卑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於內殿亭觀之侈逾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徵入覲西苑會燕捨爵策勲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已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

奸謀詭計誑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爲東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覆者皆斬昨勅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已出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鄰邦我爲強國奈賞罰大柄肆奸宄之謀軍國資儲爲凶狡所散昨天兵敗効統內震驚將雪宗廟之羞

宜醢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衆怒
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隣北有霸強之國市
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鉏虺蜮延已不忠
不孝在法難原魏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
四方

歐陽廣

廣吉州吉水人南唐保大中上書嗣主言邊鎬必敗事驗

召授本縣令

上元宗論邊鎬書

臣近遊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初非將材偶逢聖代加之任使措置乖刺大失人心致奉節兵士乘夜大呼共焚譙門會明而遁散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爲虞乃圖桂林以取奔走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堂堂幕府空無才賢是禮不足得士也軍中號令朝出暮更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

汪煥

煥南唐開國時舉進士後主襲位擢校書郎

諫事佛書

昔梁武事佛刺血寫佛書捨身爲佛奴屈膝爲僧禮散髮
俾僧踐及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
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也

宋齊邱

齊邱字子嵩廬陵淦陽人仕吳累遷右諫議兵部侍郎告
歸九華山尋起除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入南唐進
司徒同平章事出爲鎮南軍節度使徙鎮海軍復歸九華

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起拜太傅中書令封魏國公
賜號國老奉朝請出鎮洪州周侵淮北起爲太師領劖南
東川節度使進封楚國公周顯德五年嗣主李璟詔放於
青陽自縊死

諫不朝羣臣疏

臣事先朝迨三十年每論議之際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
忠赤苦口之人壅蔽不得達其意懇今始卽位而不與羣
臣相見是陛下偏專獨任自聖特賢而已是以古之帝王
一人不能獨聞假天下耳以聽一人不能獨明假天下目

以視故無遠邇羣情世態不必親見躬聞而可得知之蓋能延接疏越異方之人未嘗隔絕也今深居邃處而欲聞民間疾瘼艱苦是猶惡陰而入乎隊道也然臣老矣墓木亦旣拱矣桑榆之景而可待以旦乎

投姚洞天書

某學武無成攻文失志歲華蹭蹬身事蹠跼胷中之萬仞青山壓低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陵遲皇綱廢絕四海淵中原血紅挹飛蒼走黃之辯有出鬼沒神之機

齊邱子自序

廣平宋齊邱字子嵩性傭讀書不知古今然好屬意於萬物萬物有感於心者必冥而通之所以或得萬物之情或見變化之妙遂著化書以盡其道凡六卷百有十篇上二卷說道與術中二卷說德與仁下二卷說食與儉皆化之旨也蓋道不足化之爲術術不足化之爲德德不足化之爲仁仁不足化之爲食食不足化之爲儉食儉二化其物甚卑其名甚微其教甚大其化甚廣可以裨道德奮仁義厚禮樂誠忠信噫不知萬物之化小人也不知小人之化

萬物也又不知小人之化化書也不知化書之化小人也化之道如是時大吳大和庚寅歲序

仰山光涌長老塔銘

夫衆生者晝則共一明夜則共一暗明不爲之缺暗不爲之分蓋衆生同一智而共一見也佛佛相授祖祖密傳以茲爲法實無法也仰山心偈天下詠之正爲此也然其化導大綱祖教專用傳襲源流謂石亭仰山之宗則涌公嗣其後也公法號光涌豐城縣張氏也誕生之夕神光照庭鄰人以爲珠璧之祥間而伺之生男子也七歲請學儒詩

書禮樂若有素習十三請學佛經論禪智悉如生知一旦
請遊方求師父母器而從之於時石亭之贊風行四海乃
往禮之石亭爲之剃度復就開元寺真公傳淨名經密旨
十九詣襄州壽山寺戴公受大戒遂攜餅錫遍禮有德以
有間斷意契無間斷心以有生滅身得無生滅體石亭有
似驢之間涌公有非佛之對石亭堂見諸方學人來便問
子來作麼學人對曰禮拜和尚
尚來石亭曰還見和尚否對曰見石亭曰見和尚何似驢
學人無對石亭將此語每問折到學人未有能對者石亭
乃問涌公云子將作麼對曰禮拜和尚來石亭曰還見和
尚否對曰見石亭曰見和尚何似驢對曰某甲見和尚亦
不似佛石亭曰既不似佛似箇什麼對曰若更有所似與
驢何別石亭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有此語來近二十

年無人決了境子大利根當自保任吾不能盡標子異日可知而自行矣嘗大奇之謂之肉佛

可以化人矣石亭歸寂公燃第三指以報法又燃第四指以報親皆不羣之事也仍歸止於仰之棲隱寺紹祖風也洪師南平鍾王聞其名若禪師家麟鳳無有肩其威德者遂遣使迎止於府下使者至師不起於是州牧邑尹至亦不起已而士民皆來又不起乃共訴之曰師如不起貽郡縣之咎由是不得已而後從之既至復館師於石亭繼美名也是時爲人說法明色空一相人佛同種使士者捨書劍農者棄耒耜工者忘糾繩賈者散金玉萬務失緒官不

能禁師之教化明白也如是天祐十四年秋還如舊隱昇
元二年夏順化於禪寢僧臘七十俗齡八十有九門人具
梵禮塔於山之西南閣表至德也嗚呼涌公王者固召不
就因慈悲而後就之真天人也將來者多方求知猶有弗
獲足見涌公不泯其能蓋力救末法之弊爾入室弟子彥
新執古之士也任彼肉耳聆余廣譽不遠千里自袁而來
以行狀授余請銘殊不知人不勝名文不勝德然哀其誠
慤強而應之其辭曰

佛佛佛乃真物自迷誤無得失曹溪歿仰山出曹溪髓仰

卷之二十一
山骨曹溪虛仰山實佛今涌涌兮佛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七十一 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陳覺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序

賈彬

聖母廟記

畱從效

上周世宗表

夏謙

東林寺題名

景選

東林寺題名

張延嗣

齊王重修敬亭昭威侯廟記

劉津

婺源諸縣都制置新城記

呂延禎

復練塘奏狀

練湖碑銘

章震

後唐重建巢湖太姥廟記

殷觀

景星觀記

朱恂

仰山廟記

丁宏道

招隱院新建鐘樓記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七十一

陳覺

覺泰州人仕南唐累官樞密使加兵部尚書以矯周世宗
命欲殺宰相嚴續謫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遣使誅於路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序

昔如來居出世之尊垂化人之道闡揚大教誘披羣迷開
種種之門方便雖陳於萬法入圓圓之海旨趣皆歸於一
乘然而顯教密宗該性含相顯之義派分五教總名素怛
嚙密之部囊括三藏獨號陀羅尼習顯教者且以空有禪

律而自違不盡究竟之圓理學密部者但以壇印字聲而爲法未知祕奧之神宗遂使顯教密教矛盾而相攻性宗相宗鑿枘而難入互成非毀謗議之心生焉竟執邊隅圓通之性情矣向匪至智孰融異端事必有成人能宏道今顯密圓通法師者時推英悟天假辯聰髫鬢禮於名師十五歷於學肆參禪訪道博達多聞內精五教之宗外善百家之奧利名不染愛惡非交既而厭處都城肆志巖壑積累載之勤悴窮大藏之淵源撮樞要而成誦在心剖義理而若指諸掌以謂所閱大小之教不出顯密之兩途皆證

聖之要津入真之妙道覽其文體則異猶盤盂自列於方圓歸乎正理則同若器室咸資於無有而學者妄生異議昧此通方因是錯綜靈編纂集心要文成一卷理盡萬途會四教總歸於圓宗收五密咸入於獨部和乳酪之味都作醍醐采雲霞之滋並爲甘露誠諸佛之會要後人之指南使披覽者似獲如意之珠所求皆遂遵依者如食善見之果無疾不瘳覺學媿荒虛辭非華麗曾因暇日得造吾師每親揮麈之談頗廣窺班之見屬當傳世爰託撰文素慙舒理之能聊著冠篇之引

賈彬

彬南唐昇元六年官祕書省正字

聖母廟記

有唐中興文軌未一天子宵旰惠於烝人疇茲賢才以理
郡詔瑯琊王公出宰畿甸訓諭之日具於綸言是故圖書
但載至止之日夫溧水者古之中山也刊之在石隸於宣
城瘠而名美洎我皇出潛駐蹕編王畿土厚而俗富水陸
兼濟鄉黨樂康比屋可封非賢不處瑯琊公自達理隱頤
教化之源上布皇風下調民事閭里相賀謹譁若爭公每

鄙衆心尚崇淫祀罔根本未俱食甘腥巫覡以之須求遠
近以之敬信不有取捨那分否臧爰採地圖稽求故事乃
得縣東南勝槩獨立不倚高而不危顯著靈蹤藏諸舊史
有若聖母享於是山公乃曰古之諸侯今之令長諸侯得
祀境內以祈有年有若世運光啟昭應協從其名中山其
神后土將設廟貌胡爲不然不率民財只憑衆力紺殿連
碧虹橋跨清歸百姓之真心配神作主俾中山之靈跡與
國咸休其餘囂浮所完土木之設並從毀拆無或興妖有
以見公之去邪蔑疑爲政以德愷悌君子其在茲乎惟神

正直聰明不可不報之以介福蟲霜水旱不可不助之以陰功無或儼然以傷輿論彬偶熟前事敢書直言用紀歲時以示今昔昇元六年太歲壬寅仲冬十有九日記

畱從效

從效泉州永春人初爲散指揮使擊敗朱文進之黨遂自領漳泉二州畱後南唐以泉州爲清源軍授從效節度使漳泉等州觀察使未幾加同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封鄂國公進封晉江王後遣使貢南唐又入貢於宋未至卒年五十七南唐贈太尉靈州大都督

上周世宗表

臣聞日月貞明萬方咸照帝王英睿無所不通竊以閩嶺五州古來一鎮僻陋雖居於遐服梯航長奉於上京尋因王氏末年建城失守干戈擾攘民庶蒼黃臣此際收聚餘兵保全兩郡北連甌越南接番禺況屬貢路未通所以親隣是附今則伏遇皇帝陛下道侔諸聖運應千年布文德於中原紹武王之丕業意昨上遵天意聊議南征矧以金陵已歸皇化莫不華夷賓服文軌混同然臣嘗覽此書畧知往昔竊見孫權鼎分列國地有三吳及於季年臣於大

晉諸道各仍於舊貫隨方率貢於中朝惟彼前規無殊此
日臣生居海嶠實慕華風輒傾葵藿之心恭向照臨之德
仍進獬豸通犀帶一條白龍腦香十斤

夏謙

謙南唐昇元時人

東林寺題名

西上閣門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右武衛大將軍
兼御史大憲上柱國夏謙叨奉睿旨封冊雄藩駐泊旬餘
將更歲序受王恩而重疊沐台念以彌深而又許廁王車

得遊化境時昇元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故畱題記

景迢

迢南唐昇元時人

東林寺題名

武義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朝議郎檢校兵部尚書賜紫

金魚袋上黨郡公食邑一千戶景迢自京城隨侍伯父江
上歸郡獲從家兄桂陽郡公訪茲絕景時春林鬪芳晚雨
新鑿蹟步忘倦塵心頓清竟日方還故紀於此昇元三年
太歲己亥三月二十三日書

張延嗣

延嗣南唐昇元時人

齊王重修敬亭昭威侯廟記

夫神之依人而聰明正直人之奉神必專誠精懇故立廟貌乎以備致敬設祭祀乎以祈福應享致敬而主福應者其惟昭威侯歟況乎靈蹤所來異感斯肇傳之時俗文諸碑篆者久矣而以嵐峯背擁勺水傍奔松林鏽煙陰物駭魄於彼江左乃爲名祠會昌歲相國崔公龜從按察當郡豁當時宵夢顯茲後明靈自是禱賽雲臻牲牢日盛指骨

無慚於青骨倚山何愧於挂山其如屢革光陰旋傾簷棟
雨痕綠壁塵暗儀形未偶飾修固資輝煥延嗣自皇帝御
極初叨承寵渥共佐藩條時謁祠庭細觀圯壤昇元三載
秋暫朝丹闕以此上奏宸聰及拜青宮得不仰聞英聽伏
維大元帥齊王殿_下忠符昌霸孝奉家邦克崇開泰之功
聿贊升平之業遍流恩信俯念闕神俄顧問廟之驟損者
遂虔對以殷堂板閣廊廡官署遽降教令遣齋白金委之
興修益彼宏壯一基星律方畢工徒餘更綵繪威容裝換
幃帳添列鞍馬漆刷門牕仍置動用所須并造内外亭子

廊屋等皆已周備噫得一之靈儼爾如在之敬肅然苟昭
感無憊則欽崇靡怠用俾乎蘋蘩斯薦庶幾乎福善是徵
荷雍熙之化無窮保元良之基永固延嗣幸濡帝澤安測
神功對堅珉非敘事所能銜令旨貴紀於茲在時昇元四
載六月二十一日記

劉津

津南唐昇元時人

婺源諸縣都制置新城記

伊古之制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暨周失九區秦并百二漢

魏以降晉宋以來何其不然也蓋皇王之道漸抑強霸之政薦隆得之者三術並施成之者七德並用於是或建邑以撫俗或設壘以保民當戎戰之時委筦榷之務或便以漕運或利以賦稅故不束於教而隨時之義易簡而治者也迨於亡隋失德僞夏僭圖我唐撥畧亂基肇載天符提神劍而掃清蕪穢垂衣裳而治服華裔應順天人車書文軌三百年之皇衢坦蕩二十聖之帝業巍峩頒正朔於八荒列股肱於十郡永思偃武常獲承平豈期王政初微鯨波遽作迺諸侯方軌宗社陸沉故知天未絕唐必將有主

潛樓我土晦伏齊吳避強數紀之間建蹟三分之內神州
興感悲禾黍之離離龍躍待時應圖謠之密密且大業不
可以終否彝倫不可以久虧瑞協真人祥符王氣由是遠
轡長馭覃思寬仁讐世扶顛獨居多算沉謀邈慮衆莫能
窺大勲顯襲於旂常備物畢承於錫命法堯舜之內禪踵
高光之再興雲龍呈有位之期道德耀無私之日庶民悅
服詠維新而再賀唐正裔夏稱觴望靈光而咸思禹貢其
有盤桓險遠偃蹇遐光文德不歸武威定取帝曰先朝昔
爲失馭故裂其地今既復矣可以歸之且非財何以聚人

非人何以求霸非霸何以襲霸王之道乃以國之東裔熬
天池以爲鹽國之南偏擷地利以爲茗歲貢數百膳五千
師其諸膠漆之財玉帛之貨山川之利租庸之常不足紀
也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門德興四縣茶貨實多兵甲且
衆甚殷戶口素是興區其次樂平千越悉出厥利總而筦
榷少助時用於時轄此一方隸彼四邑乃升婺源爲都制
置兵刑課稅屬而理之僕謬以非才叨斯皇澤專茲計幹
任此民戎制置舊有城池近多摧毀則以境鄰東夏歲積
貨泉封畧匪遙備虞宜固恥云恃陋是曰曠官爰選三農

之餘互聚諸縣之衆同其力役完此城堙其西建衡山一
營添新壘三里其北則築平蛟穴接此蛇城周環十里羣
來畚鍤半年之間閭閻盡易雉堞皆新啟昇元二門建東
西兩市衆聞悅辦畧不告勞曾無鞭叱之聲蔑有延嗟之
患莫不下屏羣庶上賴燮調幸畢厥功何有其績僕實慚
寡陋又乏討論敢摛鄙直之詞徑記歲月之事唐昇元二
年今上卽中興位歲戊戌十月癸丑五日丁巳諸縣都制

置使檢校司空劉津記

呂延禎

延禎南唐昇元時人

復練塘奏狀

當縣有練湖源出潤州高麗長山下注官河一百二十里
當縣丹徒金壇延陵人戶並同潤臣讀石碑得聞湖利訪
諸鄉老咸曰疇昔以湖有爲故立碑於縣門其廢於今將
百年矣當爲湖日湖水放一寸河水漲一尺旱可引灌溉
澆不致奔衝其膏田幾逾萬頃昔環湖而居衣食於魚者
凡數百家有斗門肆所洎前唐末兵亂之後民殘湖廢安
仁議取斗門餘木以修戰備自此近湖人戶耕湖爲田後

來弓量賦稱租籍農商失恃漁樵失業河渠失利租庸失
計民思復湖以禦災奈何無所寘立焉苟欲訪其利病則
讀碑可知觀湖可見臣頻承條制葺陂塘切度其湖爲利
甚博遂爲材役工於古斗門基上以土堰捺及填補破缺
處初謗議震動謂臣弗良圖且廢湖豐已者不十餘家有
湖無災者四縣之地臣明知利害獨如弗聞自今歲秋後
不兩河道乾枯累放湖水灌注使命商旅舟船往來免役
牛牽當縣及諸縣人戶請水救田臣並掘破湖岸給水如
將久遠須置斗門方得通濟其斗門木植須用梔柟乞給

省場板木起建狀下所司處分

練湖碑銘

不作利物不仁不翦害物不義不仁不義不足爲人先王
投凶於四裔盡力於溝洫蓋亦除害興利以厚生民也延
禎常思致力於人致身於君會國家乏使命爲丹陽令因
舊碑預聞練湖之事噫世所嫉害大利小者其以湖爲田
之謂歟使今之人不獲其利而罹其害旱益枯槁澇滋昏
墾徒永歎其災而莫測其亂也田無十室之用湖富四縣
之利智者有以從長愚者不可慮始利豈可廢害豈可畱

且湖之興廢有似隨國之興廢興於前唐之初廢於前唐之末今我唐開國斯湖豈得廢也其事以聞克諧天心大賚梓材以充門鍵傳命遐邇罔有不悅待事黔庶率皆相慶於是築塞環岸疏鑿斗門民若子來役俟農隙人不勞而物成財不匱而用畢大澤既陂大水既瀦物得其利民除其災波瀾瀾魚龍以依菰蒲莓苔邑人所資步之終日不得其極望之若海莫知其涯雷雨時行源流歸壑穢人之功不譽而穢乃植柳以助其防并工以培其闕歲旱靡俟雩河源不患竭丹陽耆舊颺言曰昔之復復其侵今

之復復其廢是韋公之平其初而公以成其終也事雖殊時功其一揆而今而後民其有望庶幾免於患矣愚雖不敏聊以爲銘

海大兮波濤溺人湖深兮潤澤生民廢興我恐有數利害孰云奪倫風動掀蒲靡靡浪搖龜魚鱗鱗遠哉韋公兮予將復新赫赫然帝命令永敷萬春

章震

震南唐保大時人

後唐重建巢湖太姥廟記

伏聞巢居飲血之時克全朴素洎鑽火變生之後漸入澆
漓既失淳元卽分善惡邇後生於聖哲制彼禮儀方設壇
場始嚴祭祀其或旋聞神聖亟顯靈通陰功若被於黎元
青骨亦昇於廟食代將襲矣世豈無焉巢湖太姥者姓寧
氏則古巢州人也當漢末魏初之日值吳強蜀霸之年國
既鼎分雄爭虎踞鳬毛墜地鯨寇滔天江淮競起於干戈
京洛爭持於劍戟且桑田變海今古共論土地更時神祇
自顯唯太姥心將陰契道與冥符遇聖者於葦門泄神機
於語次其後果見龍王作怒鬼將興嗔使彼巢城陷爲湖

水樓閣皆沉於浩浪黎民悉沒於洪波而太姥先知獨登
高巘生則免茲漂溺歿乃主此波濤陰功大及於行人靈
驗尋與於廟宇塑神姿於寶座列陪位於香壇丹臉桃紅
雙眉柳綠掌神兵於水府呼風伯於山頭送黎民未濟之
舟救商賈欲亡之難南北之征帆蔽日東西之白浪連雲
求之則必遂諸心禱之則皆從人欲無偏無黨有託有依
案前之酒脯無窮筵上之犧牲不絕人皆蒙祐物盡銜恩
雖聖德遐彰而殿堂且隘我府主汝南公雄傑卓爾英姿
凜然笑馬援眉龐徒有當年之譽鄙姜維膽大空傳昔日

之名弓開而鴈落雲頭劍拔而蛟亡水底植亞夫柳展韓
信營屯赳赳之師統多多之旅上可以克清寰宇下可以
壓定封疆鎮國西門爲王右臂且三年布政千里行春塞
賈氏之帷歌廉公之袴人唯安堵物荷昭蘇公以久別龍
庭欲朝鳳闕先祈廟貌次整行舟櫓聲而十里交連帆影
而幾重相亞太姥乃大垂靈貺廣借神功好風輕吹於雲
檣微浪不生於水面往來利涉上下無虞旣感威光得無
醻報我公乃命其郢匠召被般輸相以殿堂度之材木造
正殿一間兩徘徊兩面行廊九間中門一間並兩挾廊橫

屋四間一徘徊南臺將軍殿一間兩徘徊官廳兩間一徘徊
厨兩間東門一間利市婆堂一間周回共二十四間六
徘徊竹木甃瓦并彩畫隊仗等計用緡錢十萬工夫五千
不日而成狀如化出莫不梁橫蟠瓦疊鴛丹楹將畫
斗爭妍刻桷與雕簷鬪耀時或風清月夜霧散晴天疎窗
含絅浪之聲曲檻寫餘霞之色其次壁描鬼將廊畫神兵
牙樹霜刀眉分鐵刺怒發則山傾海湧喜來則浪靜風調
壯觀靈祠匡扶征客必馨叙茲嚴威何由畫此亮端震也
學乏偷燈才非煮豆謬提刀筆忝佐賢侯在承命以難辭

謹斐然而直述時後唐保大二年龍集甲辰八月十日記

殷觀

觀南唐保大時人

景星觀記

運天成度陶甄大塊道之始也軌躅發鑄元黃啟宗道之化也始化無象品物流形形性之和人氣是化任葆輝橐用育腐彩夷糧以僭天折孽傷允洽靈明兆偉元道攸覆維轍是圖情莫尋枝理宜歸帶袁州萍鄉盧溪景星觀道時唐福德星應宮肇也陰陽屑和天地鼓泰萬化資始一

德惟新星其茂祉神圖觀若符真御宇洎乎九功失緒六
境遺蹤季葉彫蒙叔綱墳索璨無雙爛影昧層光剖爪爭
望於秦川分豆競奔於吳市鄧羊解語赤符狂醉於成都
屈馬無言六甲亂迷於魏闕星由沒也觀乃廢焉圍翠飄
椿壇紅落杏朱頂之瓊衣住舞桂殿香疎綠毛之文鬪將
飛莆池煙冷迨我后中興皇霸有國以來圖史詠風天人
合德銅渾變九重坤蓋金柱鑠八壯乾隅雀羽書臯麟蹄
拜野百稔歲穀羣安壽人元功聿修朴風大返乾象作瑞
坤維出祥星可浮圭觀期角陸甲推丙午歲保中和教化

中外愛育民子太守陳畱公鑄策勲霞綯書勞翰謀黃
金翦佩殊恩酬紫塞之功白錦裁文異寵耀碧璘之貴牧
於是州舉李承戢牛刀剖位虎劍臨人命發宸躬宰於斯
縣琴堂夜永鳳樹秋高景物陶然政化成矣茲觀突州西
位卻縣東隅戢乃初訪遺榛制豐開址公則始聞芳躅匠
入神機謂戢能宏道勤行知戢有勸農暇日給俸怡庸傾
資薰餉精修太守邊公給屬宅庫田六千五百把還資常住得道士歐陽皎老鐵
髭鬚長金指甲陽山採蜜撥聚蠶於風巢陰竈煮砂臥真
龍於火鼎笑解筠籜深塵璽聞公旣欣從戢聞命矣於是

博質文粹廣實良斃繩爾藏規郢而珍用勺視丹闕具述
形基瓊房寫春瑤窗疊日七井桐碧三清玉寒穆天子之
八駿遊迴霞明汗漫許侍女之一鸞粧罷月墜崆峒星乃
歸焉觀嘗復矣觀卽公之下客國之微民徒言指馬思肝
空效剖魚尋脅銘雖美事事廣難明敢肇唐皇昌霸之成
少導君子文明之述詞曰

大道無象萬象泯邈赤羽立日飛駒趁霓入元珠門始見
真璞雲臺顯迹激澹真風教紐岡外宗樞域中有勤行者
攀虛躡空偉哉聖王聿修元德星分大瑞照我仁國敷立

宮祠用昭不忒茲址其一廢蒙楚淵鹿閑桂城鶴弊芝田
不有此廢星胡瑞焉我后在位誕膺皇霸明皎日中照一
天下是星可期瑞我大化斯觀復矣自我賢侯蓬宮鄙邃
闔闕圖幽永符天瑞萬古千秋

朱恂

恂南唐保大時人

仰山廟記

夫胚渾肇分元黃肇判其覆之者圓蓋載之者方輿有晦
明寒燠以成其序有五星兩曜以麗其上故曰四時行焉

又曰萬物生焉矧夫神明之道其來尚矣古者有弗誠不順之事則徧走羣望鄭子產亦謂風雨不時禦於山川至誠神感貽厥百祥抑復善者福之淫者禍之總倚伏之綱紐提慘舒之權衡施之於人猶反掌爾假使以不法之事而請其神又胡異於拾藩孰能尸之矣所以王表稱靈實知休否阮瞻著論自賈凶危或草木化於山頭或土田化於華地一顧千里輔德依仁簡策所存事摭非泯且古猶今也孰得而論如此則觀者神凝舊志作癡聞者髮聳逃者影響以至於斯苟欲窮其理探其源又何異張目於闇室莫

認其隅闕焉默焉何所視也仰山廣惠公廟漢文之世而立於山之阿神姓蕭氏不知何許人也其季曰七郎亦立像於別殿昔有徐璠自蕪城歸宜春繫舟於彭蠡之岸忽有人附載自稱曰蕭氏居於仰山之陰石橋之右逮及茲鄉告別而去約於石橋應期而至璠因訴以無產思十畝之田以給其家彼乃信舍之間驟發大水漂蕩陵谷出田五頃璠卽驚駭他日再往其處潛覘其形覩之乃二龍也方悟其非人也卽仰山之神矣且龍者陰陽不測變化無窮非史墨無以詳其由非劉累無以品其性蓋神之所變

豈不聖歟厥後靈驗不可勝記里民歸之如流水恃之如
慈母肸蠁垂祉威神愈彰有唐代宗朝廣德末神感夢於
太守閻公瑜曰我龍之伯仲也實姓蕭氏其祠在仰山既
險且阻我其徙之將近爾郊俾祭禱詰旦視之則盡拔其
殿宇置於山下去舊祠僅一舍之地卽今新廟是也朝廷
以廣惠公贈太保其次曰昭靈侯贈司徒足以旌其神通
歆其血食也噫巨靈之肇大華也萬古以爲聖迹而神之
拔彼棟宇涌出邱壑豈非聖乎袁之齋夫實有所賴其或
癘疫潛起水旱洶臻九扈告災六淫迭作莫不仗二神之

力而祛之覩既之禱隘於軒廡實千里封圻而受其賜矣
坱圠之內孰不畏仰我皇纂嗣之七稔刺史邊公鎬以廟
貌弗嚴榱甍漸損塵侵翠階苔剝虛廊像設雖存簾箔將
弊遂興心匠重構雕梁方架重門旋屬解任明年刺史張
公承傑下車是歲微旱爰請軍事判官駱延卿虔祝二神
更新締建果獲元貺乃稱有年矣因率屬邑各輸其竹木
俾工鳩力而修之并命都頭阮洪以貳其事由是搜林以
求俊材出帛以徵魯匠移濕就燥去舊爲新未終其謀而
去其職十年六月司徒李公徵古自銓曹郎而牧斯郡求

瘞之始親造其祠命畢厥工用成前美由是召執事者督
之累月而後圓備雖今尹之九旬無以加也平叔猶存作
賦休誇於古殿由余若在發言須讓於神功莫不廣檻長
廊丹楹刻桷文璫刊外藻井懸空簷高而蟠螭欲飛瓦亂
而鴛鴦不散繡栱星拱綵柱雲趨前架層樓旁堆翠巒引
清流而繚繞面藍岫以參差豈惟玉女窺窗可以天人下
視以茲宏麗固卜延長然後續飾其像迎於二殿得不仰
如在之容思莫大之福懿夫雕礎之成威神之盛憧憧往
來鳬趨螽集有以盡其瞻敬矣自然禴祭加籩兩無虛日

則知非二神不能垂其祐非賢侯不能崇其祠望祀之中
此實爲最無以繼也遂命載筆傳文以紀其事恂學愧縹
囊才非綵筆徒奉受辛之旨實慙狂狷之辭罔愧直書用
刻貞琬保大十年龍集壬子冬十二月五日記

丁宏道

宏道南唐保大時人

招隱院新建鐘樓記

且以太上元元虛無闡化文宣聖父儉約興宗雖鼎分枝
衍爰歸寂滅我竺乾大覺天地之師啟甘露之教門演真

空之妙行發茲化界遨度羣生儼瑞相於離宮壯皇王之
境土厥後隋朝嗣主文帝登軒頒示畿城大嘗香刹時冀
陽街斯國澤聿剏蓮宮繇是矣林王蠲其舍宅越檀信樹
爾藍牆額懸招隱之名位壓澄江之上迄於唐代四百年
間縱值廢興此不壞矣時有沙門惠明欲隆梵閣迺剏鳴
鐘且惠明飲水食蘖卽奉真仙道德冠於五乘學力通於
三教務茲嚴飾勉力逾年遂感畢方貢木表震甸之良材
少昊遺金耀兌宮之美德卽命澄川般匠建爾層樓爰憑
桂苑洪爐陶鎔梵響矧有焚修院三僧令思及住院緇流

捨財請衆亭亭修竹度歲孤青皎皎雲蟾終年潔白共興
蓮社同助化緣復次都勸首徐可樞耿承諭徐玢遠邇檀
越等早悟塵機俱親妙道尅世上有爲之寶置禪關無壞
之因咸賚繙資可題誌銘爾陶鎔旣閼斤斧又停韻而扣
起天聞疑屹屹而從地踴鴛鴦疊翼上覆層簷蟠螭分軀
下擎千柱洪鐘一挂警塵夢於千秋翠閣圓成鎮祇園於
萬古宏道狎居槐市素乏嘉歛况乎釋道幽遐理覈難究
深愧黎涓弱水爭起波瀾實慙腐草微光焉能代燭幸蒙
請命不敢拒乎輒序勝因列於箴記銘曰

大覺真如紺目修眉逾城得道曩劫懷慈化胡化越以法
以詞人間天上惟佛爲師矧平香刹隋皇剏樹法鼓恒鳴
慈雲式布地踊祥蓮天垂甘露帝祚同昌金圓永固爰有
繼公狎禪之宗三垂得趣十地門通營之妙閣剏之洪鐘
儼茲勝善顯爾殊功院已莊嚴四百餘年額挂招隱位壓
澄川焚修釋子繼嗣相傳刊於成事可久存焉保大十一
載歲次癸丑仲夏月建立譙國丁宏道撰